

魯迅論俄羅斯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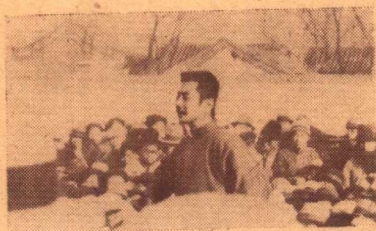
羅果夫編

時代出版社

• 1949 •

魯迅論俄羅斯文學

羅果夫編



時代出版社 • 一九四九年

Лу Синь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 Н. Рогова

Шанхай

Искусство

1949



(1949 11. 5000)

魯迅論俄羅斯文學

編者 羅果夫
發行者 姜椿芳
總經售 時代出版社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一二四三

電報掛號：ЕРОСНРИУСО

(五二〇〇一)

北京分社：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電話：(五)一六六〇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

杭州分店：杭州延齡路二六九號

電話：一四〇二

電報掛號：二五一一

南京分店：南京中山路三三六—八號

電報掛號：二五一四

編者序

羅果夫

我們這裏收集的是魯迅關於俄羅斯與蘇聯文學的一些語錄。這些都是我們從發表在魯迅全集裏的許多文藝論文、雜文、中譯序文等等中慎重地摘錄下來的。結果出現了這樣一幅多麼豐富的圖畫！

從一九〇七年開始，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天（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為止，這位現代中國的偉大作家，對於研究俄羅斯文學的興趣，是一天一天的增加的。據雪峯的證明：『魯迅翻譯俄羅斯和蘇聯文學，用去的時間就大概佔去了他全部文學工作時間的四分之一。』（雪峯：關於魯迅和俄羅斯文學的關係）幾乎在三十年中，魯迅不但研究了俄羅斯文學，而且寫了許多文章談論它。一九〇七年，他在日本寫了第一篇論俄羅斯文學的論

文。他在這篇論文中，以俄羅斯文學的日文譯本和主要是勃蘭兌恩的著作爲基楚，研究了所謂「普式庚的裴倫主義」的問題。他得出結論說：「普式庚所愛，漸去裴倫式勇士而向祖國純樸之民。」

一九〇八年魯迅從日譯文轉譯成中國文言文而收集在域外小說集中的三篇短篇小說，都是俄羅斯作家的作品。在魯迅的傳記中，有一個事實是確切無疑的，就是魯迅爲了這本集子而第一次開始從事艱苦的文藝翻譯的勞作。而在他逝世之前一天，魯迅還校閱了他自己的未完成的果戈里死魂靈第二部的譯文。十月十六日，在他逝世之前三天，魯迅還爲蘇聯作家七人集作了序。

在魯迅和俄羅斯文學關係史上的這兩個指標之間，我們發現魯迅論我們作家的論文爲數甚多。這些論文大多是爲了發表這些作家的作品的中譯本而寫的，如中譯本的序和跋，作家的傳記（果戈里、柯洛連科、高爾基、盧那卡爾斯基、勃洛克、葉遂寧、梭拉菲摩維支、富曼諾夫、法捷耶夫、蕭洛霍夫等等），單獨的文藝批評和論文（論普式庚和萊蒙托夫，論普式庚和密凱威支，論柯洛連科的思想，論列夫·託爾斯泰的階級性、論蘇聯的同路人作家、論無產階級作家、論蘇聯文學和國民黨中國的統治階級等等）。

特別引人注意的是魯迅發表在下列幾篇著名論文中的對於蘇聯文學的意見：祝中俄文字之交、答國際文學社問等。

只要瀏覽一下魯迅所翻譯和校閱的俄羅斯和蘇聯文學作品表，我們就可以看出魯迅的文藝觀點及其發展的一斑。在俄羅斯古典文學方面，魯迅譯得最多的是果戈里、契訶夫和高爾基。他給中國讀者「發現」了勃洛克的十二個、梭拉非摩維支的鐵流（曹靖華譯，魯迅校）、法捷耶夫的毀滅（魯迅譯）、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魯迅校）等等。在經常受到迫害和逮捕威脅的環境中，魯迅始終是蘇聯文學的最熱烈的宣揚者。可以大膽地說：在中國的蘇聯文學介紹者中間，魯迅是首屈一指的。

三十年代，在現代中國革命文學陣營和資產階級文學進行文學鬥爭的烈燄中，尤其是在現代革命文學家中間展開關於這個問題的鬥爭的時候，魯迅把他的注意力放到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研究和翻譯上去（普列汗諾夫、盧那卡爾斯基、梅林格、片上伸等）。結果這種工作成了文藝政治鬥爭中最切實的工具，魯迅在這方面的富有收穫的活動，一方面成了對文藝界敵人的打擊，另一方面又成了豐富現代革命文學擁護者的理論思想的工具。「這實在是一種很好的發汗劑。」魯迅談到這些譯本時說。他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

中寫道：「我的譯書，就也要獻給這些速斷的無產文學批評家，因為他們是不貪「爽快」、耐苦來研究這種理論的義務的。但我自信並無故意的曲譯，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着我自己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痛。」魯迅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勞作和他的文藝政治鬥爭方面所抱的堅定的富有原則性的立場，對作家和革命青年們起了很大的影響。過了一些時候，魯迅自己對此寫道：「因為這時已經輸入普列汗諾夫、盧那卡爾斯基等的理論，給大家能夠互相切磋，更加堅實而有力。」大家知道，一九二九——三〇年的文學鬥爭，到一九三〇年三月，引起了以魯迅為首的左翼作家聯盟的創立。

偉大的魯迅並不是一個普通的俄羅斯文學崇拜者。不，對於他，為蘇聯文學工作，——不論是翻譯或者校訂，寫序文或者作專論，或者甚至為了出版蘇聯文學中文譯本的新書而奔走，——都是革命作家的重要大事。魯迅把介紹蘇聯文學給中國讀者的工作比作是普洛密修斯偷火給人類的故事，這是很道理的，在另一處，他把蘇聯文學中譯者在國民黨血腥恐怖統治之下的工作比作是給起義的奴隸偷運軍火。

魯迅不懂俄文。他衷心的幻想是學會閱讀馬克西姆·高爾基作品的原文。大語言學家

的魯迅着手研究俄文好幾次，但是中國文學家的艱苦生活和革命家的緊張活動，使他無法有規律地學習。魯迅先是從日文譯本來結識俄羅斯文學的。他的日文造詣很深，他甚至能用日文寫小說和詩歌。他的中文譯本是從日文轉譯過來之後，再用德文和英文譯本仔細校閱過的。在魯迅個人的藏書中，俄羅斯作家的同一種作品可以找到好幾種文字的版本。

魯迅是列夫·托爾斯泰作品的鑑識家，不過他的文學方面的愛好，還是無限地屬於果戈里、契訶夫和高爾基。政論家魯迅的思想是在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的影響之下發展的（列寧、普列汗諾夫、高爾基和盧那卡爾斯基）。

魯迅從日本回到祖國，翻譯了安特來夫、阿爾志跋綏夫、迦爾洵、吉利柯夫、契訶夫和高爾基的作品。然而不久他的文藝的探索就鞏固地和契訶夫與高爾基結合起來了。

可以大膽地說，大多由於魯迅的關係，高爾基才能在極短的時間中成為中國最流行的外國作家之一。在他所譯的高爾基的俄羅斯童話的序文裏，魯迅寫道：「高爾基這人和作品，在中國已為大家所知道，不必多說了。」（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在高爾基被法西斯特務暗害逝世那一天，上海中國文藝界協會，在魯迅領導之下，發了一個電報到莫斯科去，文中說：「蘇聯和全世界的偉大作家高爾基的逝世，對於我們，是一個最重大的打

聲。』在這寥寥幾個字中，表現出了中國文藝界協會及其組織者與領導者魯迅以至於中國人民對不朽的高爾基的態度。

契訶夫對魯迅的影響表現在他早期的創作中，而且也只限於外表的文學形式而已。熱烈同情普通人，了解他們的弱點，憐惜「小人物」，——這幾點使魯迅的創作更接近契訶夫。魯迅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他向舊封建社會的黑暗勢力進行不屈的鬥爭，他暴露他的人民所受到的封建主義和異族帝國主義勢力的雙重壓迫。魯迅對舊的瓦解中的社會的批評，比契訶夫要銳利得多。他更確定和堅決地要求推翻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黑暗勢力。魯迅創作的這一個特點使他和高爾基並列在一起。

高爾基對魯迅的影響出現在他比較成熟的時期，這種影響完全控制住了這個卓絕的中國新文學大師和堅韌的民族解放戰士。和高爾基一樣，到晚年的時候，魯迅也是屬於民族解放革命的前衛隊中的，他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都獻給了革命鬥爭。

魯迅的死魂靈中譯本至今還是很有地位。魯迅善於這樣富有表現力和真切地把俄羅斯農奴社會生活傳達給中國讀者，以致於死魂靈中譯本的讀者在這些我們看來是蒙着歷史灰塵的乞乞科夫、潑留希金、羅士特來夫和瑪尼羅夫等等的人物中看出了中國封建地主社

會生活中的熟悉人物。

魯迅也非常注意偉大的俄羅斯諷刺作家薩爾蒂珂夫——錫且特林。魯迅把某城故事中的幾段譯成了中文，不過魯迅了解薩爾蒂珂夫——錫且特林的峻嚴的諷刺不如了解果戈里和契訶夫的幽默之深。

收在本集中的魯迅關於俄羅斯和蘇聯文學的言論，對於研究中蘇兩國的文學關係，特別是對於研究俄羅斯和蘇聯文學對現代中國文學發展的影響問題，是一種重要的資料。魯迅和俄羅斯文學的關係通過了他一生的文學活動。影響這位偉大的現代中國文學創始者的創作和文學觀發展最大的，是俄羅斯文學。讀了魯迅關於俄羅斯和蘇聯文學的言論，很容易尋出他自己文學創作的各個不同的階段。

「中國高爾基」魯迅的創作的最大研究專家之一雪峯的長文關於魯迅和俄羅斯文學的關係，雖然其中有幾點尚未得到定論和還值得商榷，但是對於研究現代中國偉大作家魯迅的創作從俄羅斯和蘇聯文學方面所受到的影響，到底作了初步的切實的嚐試。

現在中國解除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和帝國主義的壓迫，在人民民主的中國展開了現代中國文學的廣大前途。現代中國文學是創立在帶着戰鬥的現實主義傾向的人民性傳統和

它第一個創始人魯迅的最進步的文學觀點上的。在這空前的歷史奇蹟中佔着重大地位的仍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聯邦的文字之交。這種文字之交，也就是偉大的魯迅不顧血腥迫害的威脅而把它那麼愛惜地和虔誠地發展過來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八日在北京

VIII



『蘇聯的存在與成功，使我確切地
相信無產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魯迅）

陳煙橋作

魯迅和俄羅斯文學的關係

雪峯

● 羅果夫先生提給我這樣一個題目，希望我寫一點文章。因為在最近，爲了研究者的查考方便起見，他已經把魯迅關於俄羅斯文學（蘇聯文學在內）的片斷的意見，輯集成爲一個小冊子；要我寫一點東西，就是爲了這個小冊子，有一篇類似引言樣子的文字。這樣，深入和詳盡的研究，我想只有留待別的更有學力的朋友們來做，現在我且照着羅果夫先生的意思先畫一個簡略的輪廓。

照我的理解，提到魯迅和俄羅斯文學的關係這樣一個問題，其實就是接觸着魯迅的一個極重要的方面的；因爲首先，這也就是關係着現代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說到現代中國文學，即從「五四」時代開始的大家所說的新文學，我們都知道，就是在中

國民民主革命的這個歷史要求的根本基礎上，受着近代和現代的歐洲文學的影響而發生和發展的。關於那影響的實際情形，我們這裏是不可能詳細論及，但誰都不能否認，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俄羅斯文學和現代的蘇聯文學，所給予現代中國文學的影響和幫助，可是超過任何其他的世界文學，爲任何近代和現代的歐美文學所不及的。我們稍稍反顧一下就可以知道：偉大的莎士比亞和歌德，在我們這裏的影響，是極浮泛和微弱的；但普希金、託爾斯泰、高爾基，却顯然有些不同。塞萬提斯和斯威夫特，簡直可說沒有什麼影響；但果戈理和契訶夫，却有很大和很明顯的影響。巴爾札克、佛羅培爾、左拉、羅曼·羅蘭等，是可說有些影響的；但也不及託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等等的影響大。韋特曼和傑克·倫敦，也是有些影響的；但也不及瑪霞柯夫斯基和高爾基的影響大。至于綏拉菲莫維支、法捷耶夫、梭羅訶夫，以及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影響，那當然更不用說了，因爲在現代世界文學中還沒有能和蘇聯文學並舉的那樣有威力的社會主義文學。

所以從這些個別的世界作家的影響上看，也可以知道世界文學影響現代中國文學最大的，是近代俄羅斯文學和現代蘇聯文學。

但俄羅斯及蘇聯文學對現代中國文學的關係，所以特別顯著和重要，首先不能不歸因

于這樣的歷史條件，就是：處在民主革命中的中國社會，是特別和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社會相接近的，而十月革命的影響對于中國革命是太重要的了。這就是說，首先是兩個民族的革命思想的特別深刻的交流，于是俄羅斯和蘇聯文學帶給現代中國文學以特別深刻的影響，在中國新文學的獨立的成長上給予了極大的幫助。我們知道，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社會性質和狀況，和處在民主革命中的中國社會有那樣大的近似；俄羅斯人民的豐富的革命歷史，以及那麼精闢和英勇的革命思想和行動，又是那樣地啓發和激動着中國的人民；于是，再加上俄羅斯文學的特色，俄羅斯文學這就比任何別的文學更抓住中國人民的心靈了。曾經接觸過俄羅斯文學的中國人民和青年，差不多都明白他們爲什麼愛讀它，爲什麼讀着它的時候會引起好像讀着自己國土裏的作家所寫的作品同樣的情感。我們就主要點說罷，從普希金、培林斯基、果戈理等人所開關的近代俄羅斯文學，據我們所感受，其中重要的每一個作家都是最分明地反映着民主革命의思想和鬥爭的；高爾基又還反映着社會主義思想和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的。而對於我們中國人，還有更覺重要的一層，就是：產生這種思想和文學的地盤，是沙皇專制制度的俄羅斯；是農奴制度和農奴制殘餘勢力很強大的俄羅斯；是資本主義雖然落後，然而依然迅速地發展着，可是仍舊沒有形成能夠完成民

主革命的資產階級，因而沙皇和地主和資本家聯合着統治的俄羅斯；是工人、農民、貧民和革命的知識份子在不可能的殘酷剝削、普遍的飢餓、苦役、鞭笞、監獄、流放、絞架和成批成批的屠殺之下呻吟喘息的俄羅斯；然而也是接連着農民暴動，革命知識份子的堅毅英勇的鬥爭，尤其無產階級羣衆的一天強大一天的革命鬥爭的俄羅斯。這些，對於處在無論黑暗和革命都那麼和俄羅斯近似的中國土上的人民，是那樣地有着同感。所以，照我們所感受，俄羅斯文學的特色——表現得那麼迫切、尖銳和廣博的民主革命思想，那麼驚人的人道主義和大無畏的黑暗暴露，俄羅斯人民的美麗靈魂和種種美德的發現，俄羅斯民族的理想的光輝和巨大的潛在力量的透露，由此而生的人民愛和祖國愛，以及對祖國人民的偉大前途和世界使命的確信，——這些，都是俄羅斯文學用來答覆鞭笞和絞架的沙皇統治的，也是用來解答俄羅斯民族的出路問題的，——就都那麼親切地深入中國人民的心。俄羅斯文學的現實主義裏面，又有一種別的世界文學中所少見的特質，也是爲中國人民所最能感受的，那就是它最集中地反映着俄羅斯社會在客觀歷史發展上的各種矛盾性。這，照我們所感受，就帶來俄羅斯文學的思想性的豐富，帶來特別明顯的人民性，帶來充實的人民真實生活和清楚到可以數出臉上皺紋的人民真實面貌。在俄羅斯現實主義的這一種特

質——社會矛盾性的集中的反映——中，我們還可以感到有一種預示，就是：如果俄羅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要進行得徹底，那就必然要緊接着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這種預示，最顯明的當然是高爾基；其次，六七十年代的革命民主派作家也有理由使我們在本質上去感到；但就是在還不可能在當時現實上看見強大的俄國無產階級的人（如普希金和培林斯基），以及懼怕和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人（如萊夫·託爾斯泰），也或者以其思想的徹底性，或者以其暴露現實社會矛盾的深刻性，給予我們一種預測的可能，或者給我們一面反照的鏡子。這對於資本主義更落後，可是無產階級已經負起了民主革命的領導任務的中國的人民，也是特別感到親切的。由於這種革命思想和社會生活之忠實的反映，所以就正是俄羅斯文學，使我們讀了要感到革命的一往直前和真理的不妥協性；思想的尖銳、澈底和深遠；現實批判的深邃和不留情。幾乎每一個重要的代表的俄羅斯作家，都要撥起我們戰鬥的脈搏，使我們在窒悶的黑暗下又看見光明的火花，在政治和社會的現實醜惡之下又看見生活和人民的優美，在落後和最卑微的人物身上也看見偉大的理想與力量，使我們知道怎樣去憎和怎樣去愛，以及置身于現實生活中什麼纔叫做深入和什麼纔叫做廣闊。總之，俄羅斯文學是要促使我們深思，而引起改變生活的意志和熱力的。